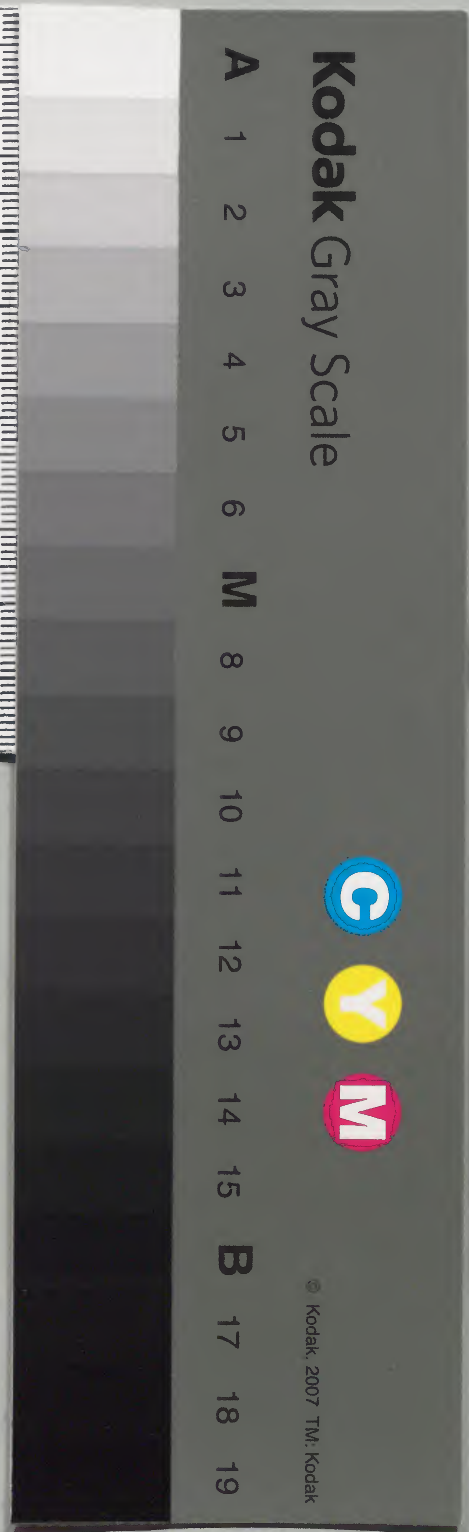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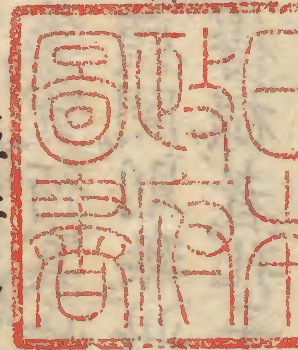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九三六二
一七〇三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六二
函架冊號類
九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2
冊數	8 (4)
函號	298 153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四



經解第十九

純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孝弟本其所自生乃為仁之本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表裏之義也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與言顧行意同于

澄海唐伯元 編次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淺草文庫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

文自至矣。此意在本。聖人却不可廢。文本末一理之謂也。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

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

不能。極其完備。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

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

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

之而已矣。

櫛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

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

掌。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

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

怒乎。聖人同天。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

在已。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衆善從之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
 非謂孔子不言其意義淵奧如此識人豈易到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
 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為蓋滯迹
 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
 有心者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
 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
 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也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襲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故而遠之

先難克已也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江門云及求諸身欄柄在手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二季類言 卷之四 西銘言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弘之道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

隘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硬脊梁漢方

樞得推此有贊化育意是謂至仁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佗人見孔子其遠顏子瞻之只在前

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

者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

之中也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

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

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

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

二星頁吾

卷之四

二

二

二

二

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

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顏子不嫌與釋氏同詞如有若無實若虛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

屢中役億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

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

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充

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

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

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

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

知為國以禮之道却便是這氣象也

克己則私心去私未盡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為

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窳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

自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此語疑出伊川詳味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

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
 仁，故以切已之事答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不占而已矣。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
 也。故亦可以為士。

切切如物之相磨，德德則以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
 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
 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
 能問也。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
 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以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為成人矣。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

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無四人之所長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為政始末。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

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九思各專其一。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避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貨

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

在入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直是補傳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未及下力行近乎仁與博約不叛意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

物溫備入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

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

言也厲

信而後諫惟信能發入志也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識

不動意識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入子止於孝為入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騎無所歸也。人須知自憚之道。自憚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為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嘆嗟為入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美精神。今人不見程明道只把中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

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箇誠何助之有。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焉皆是一貫。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獨。鄭註章句原是如此得之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_レ以知

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

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歛然而餒知其小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

則無物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孔子兼之而自

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

如此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_レ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子何喪

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理聖人之言氣象

自別

事親若曾子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

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

已此意更高但未到

三自反却未易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

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

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

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

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

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

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

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

二星頁語

卷四

十三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此解甚

理義體用也。完備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文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及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卷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正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記者，唯曾子有子不名。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真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也子樂不得見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聞問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張思叔問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

子文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

人今人看忠信甚容易不知大易軌道只貴立誠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其

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禮義不可得見得見

恭信者斯可矣亦可在為人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

信之得問答之意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己而已豈有

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故曰射有似乎君子

下而飲謂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

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

盡善耳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利仁亦聖人所與張敬夫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不免阻人之進徒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過高耳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鮑若兩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

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至精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正其理萬事一以貫之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

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朱註亦好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

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朱註不如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

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
 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
 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
 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
 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
 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
 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不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之邪叔
 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
 只合招叔^{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

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
 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
 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
 也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
 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
 乃簡也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
 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
 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定性書}
^{可參考}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當處如復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與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如此說則仁豈易到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不息則為聖人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

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使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大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吝也且於吝上看便見得吝吝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

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
 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天
 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大小強弱而
 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
 也聖人亦是補行之謹最宜體認不為酒困是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
 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
 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
 夏是小子之交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
 死之理除非是闔死然闔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難又
 不當言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

特類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

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入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讐，甚非禮也。一日克己復禮，言一旦也。非一日之間也。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

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矣。與又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淡薄以相懼狎為相與以無事用為相懼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小人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纔達則

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
 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
 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
 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間巷之
 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
 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
 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
 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
 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

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苟有用我者暮朔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
 時曾說因言陛下若以暮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暮月之
 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暮月而
 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暮月三年
 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
 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
 率爾之言本不知暮月三年之事
 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却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貞而不諒猶太信不約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庸義之同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反躬便了後面為錯簡所悞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以上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

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此又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
 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
 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
 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
 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白又格一件
 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雖未必是格物之旨依此
 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
 收其心而不放也此又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
 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一無
 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
 難者各隨入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
 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
 事雖小皆有是理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
 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故曰致知在格物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所以熱，冰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此謂之知道，江門所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者是也。

蘇李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既思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
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勉強裁抑於未
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
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小人中庸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及中庸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其他皆以心處
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
 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
 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
 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
 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
 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
 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
 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江明曰至近而神
 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所以為至道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

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備，知不備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盡能？聖人固有不能也。

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

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臝，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父便能肖之。政之祝化，一作人，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

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

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致曲不要說來大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復古之道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敷化也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

者實有理是也

篤恭而天下平正已而已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意同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何聲色之用乎

思故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未命易言スヲ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在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因論持其志曰這個也是私但學者不恁地不得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善言浩

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
 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
 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
 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
 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着工夫
 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
 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繞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
 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

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錄得都是不
 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
 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一分只將敬安能便
 到充塞天地處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常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
 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
 見浩然之氣三德說見勿正句悞
 貴上問齊主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耳大人豈肯如此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見知行之序然後由仁義行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眾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東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
用虛發四矢乎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
傷其性也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

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技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
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遣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

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
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

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
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
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

為其鑿也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
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明道說與此同良是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于聖人則惟有義而

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

言命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

之而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入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

而不察謂入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

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

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

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

也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

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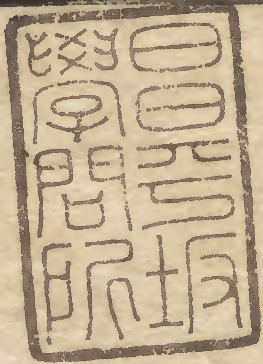
大光輝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四止

二呈頁語

卷四

三三

二禾类言

卷四

三

寛政戊午

